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莊瑩

通鑑續編卷十七

元 陳桱 撰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 夏人慶元年）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作太學及國子監（即岳飛第為之太學凡十三齋）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

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聲已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卨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請帝視學從之止輦于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徽猷閣直學士胡寅以閌阿旨文飾移書責之

夏四月作渾儀○禁野史秦檜慮為人所譏著作郎周執羔阿其意上言訪聞有意之人竊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檜從其言

五月樓炤罷

以李文會僉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於平江府以李椿年領其事秦檜之請也

金使烏延和來賀天中節也

六月

黜配太學生張伯麟於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秦檜怒故也

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

以陽政為利州東路安撫使治興元府利閬洋巴劒大安軍興元府隸之

徙趙鼎於吉陽軍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潜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於是御史王滋言帝未有嗣宜祀高禖乃築壇于圜丘東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

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日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一月從李光於瓊州〇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愿附秦檜得為翰林學士一時書命藉張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譏已訴于檜擴坐斥及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至是以論李文會遂代其位檜當國每薦執政必擇柔佞易制者以備員而已然猶忌之故往往不久而去

刻帝書六經於國子監

乙丑

十五年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〇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〇二月封崇國公璩為

恩平郡王出就外第與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等號東西府夏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先是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析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為苟安餘杭之計祥瑞之奏日至矣凡忤其意者輒陷以罪曾惇獻詩稱為聖相得知台州由是凡投獻者以皐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至是賜第一區帝親幸之加檜妻婦子孫官封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以賜之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恩數視執政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

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鐘高九尺親祠上帝則用之秦檜製銘焉金右丞相韓企先卒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號多君子稱賢相焉高麗王楷卒子晛立○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異域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至是唐古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秋九月以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國

族也金劉豫死○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放萬壽觀使張浚於連州彗見浚自福州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

於英州閩浙大水官者白鍔宣言燮理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秦檜怒黥配鍔于吉陽軍而諷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鍔為刎頸交更相推譽責官安置秋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

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於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殁然中興賢相則鼎為

稱首馬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熺乞避父子共政也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於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都古嚕納太祖孫鄂特本之子也為人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遂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仗立威以厭伏小

人明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為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宗賢請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烏珠卒金自尼瑪哈死達蘭富勒呼等皆有自為之意鄂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烏珠則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者以為尼瑪哈後惟有烏珠一人耳十一月徙胡銓

於吉陽軍新州守臣張棣承秦檜旨論銓與客唱酬怨望故也十二月金以完顔亮為右丞相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尼瑪哈鄂特木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烏珠既沒其后費摩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亮嘗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興國亮母族也遂因之以作亂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春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顔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亮既得政益邀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歡心

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金主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都古嚕納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亮行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

近侍高壽星等當遷屯燕南入訴于費摩后后以白金主且激怒之金主召議者治罪遂殺三合而杖平章政事秉德壽星竟不還秉德由是怨望

九月金復名完顏亮為平章政事

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以為平章由是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

殺其弟胙王常勝金主杖秉德又杖左丞唐古辯二人怨之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烏達以其謀告完顔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亮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蘭亮曰阿蘭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貴摩后曰辯等公餘竊竊聚語臣深惟之后以白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蘭且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扎拉亮乘此構常勝扎拉阿蘭達蘭等殺之

十一月金主殺其后費摩氏金主積怒于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妃薩滿納于宮中

十二月金亮弑其主亶而自立護衛十八人長布薩呼圖克舊受鄂特本恩圖克坦額呼楚克與大興國俱給事寢殿時

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為常興國常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因使老僧結興國為内應興國遂與亮定約會金主獵還殺其妃四人亮因羣臣震怒十二月丁巳乘呼圖克額呼楚克内直作變是夜興國取符鑰納亮及左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烏達圖克坦貞李老僧等入宮亮懷刀與其妹壻塔斯隨辨至宮門守者以辨乃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刼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額呼楚克先進刃呼圖克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呼圖克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稱萬歲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布薩呼圖克額呼楚克為副提點圖克坦貞為左衛將軍大興國為廣寧尹蕭裕為祕書監謚費摩后為悼平皇后

大赦改元熙宗之世境内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

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為東昏王○金主追諡其考梁宋國王鄂特本為帝廟號德宗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於道中不克檜殺之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金主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達氏皆為太后鄂特本正室圖克坦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圖克坦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至歡而金主自以二母有嫡妾之分心不自

安及弑熈宗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宫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宫號永壽宫大氏居西宫號永寧宫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成矣

三月以余堯弼叅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俞堯弼如金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太上皇帝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矣

以秦熺為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治私史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於峽州李光在瓊

嘗作私史其仲子右承務郎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頴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於新州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王禦侮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夏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

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寺呼爾察等鞫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北京殺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　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於景靈宮玉牒所檢討官王曮等所撰中興之蹟也　六月加秦熺少保（）秋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徙張浚於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金以蕭玉參知政事金主又使玉子尚主謂之曰朕始得天下嘗患太宗諸子方强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九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

於容州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有心于黨李光無意于事秦相故竄冬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帥薩里罕平章政事博濟工部尚書穆里延并夷其族金主復忌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蘇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里延舍音子博濟於是舍音子孫百餘人穆里延子孫二十餘人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升殿不拜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也三月金營宮於燕京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建宮室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遂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

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於宮

宰臣請益嬪御金主命圖克坦貞語之曰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焉遂納博濟子蘇爾圖宗固子呼喇勤和碩台秉德弟嘉哩四人之妻于宮而嘉哩妻高氏尤美以為脩儀金主為人善飾詐未即位媵妾不過

三數人既即位遲欲無猒秋七月以曹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月巫伋還自金伋還言金不許所請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於梅容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於筠州竄監都作院王遠於高州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謂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秋七月金主使唐古定格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達

以定格為貴妃○九月章㚟罷冬十月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於萬安軍初煒嘗草書議和戎非便欲獻李光未上先見蕭振言之會光罷而止及煒為黄巖令振知台州而秦檜從子昌時提點浙東刑獄以其事聞于檜乃大索煒家得其書草遂竄煒而詔李光永不檢舉居振于池州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於燕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金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金主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為中都大興府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大定府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惟西京大同府

如舊以王循友知建康府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故也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嘗思念圖克坦后謂金主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嘉努○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阿蘭為昭妃名葛王烏祿妻烏凌阿氏於濟南烏凌

阿氏自殺

金主恣于淫泆壽寧縣主實庫鈐里雅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錫納烏珠之女也實古爾宗雋之女也混同郡君蘇呼和卓及其妹伊都阿嚕之女也皆金主之從姊妹鄴國夫人重節富勒呼之女孫而金主之姪也張定安妻鼐喇古太后大氏之凡嫂也金主無所忌恥皆與之私至是唐古定格與其奴通金主殺之而納其叔父曹王宗敏之妻阿蘭為昭妃既又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實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金主姊之女子也又召葛王烏祿妻烏凌阿氏于濟南烏凌阿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錫納及蘇呼和卓最得幸焉金制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會寧婦人皆不聽出外嘗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凡出入不得

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男女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則皆免罪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春正月金蕭裕謀反伏誅裕在相位恃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馮嘉努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三月竄何兊於英州兊上書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秦檜以其與己分功編管英州夏四月以孔搢襲封衍聖公搢玠子也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循宋交子法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

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僉書樞密院事○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於池州以符行中代之振治蜀以寛而總領財賦符行中附秦檜以急斂為務故振貶而行中用以秦塤修撰實録院塤檜孫也是年三月以敷文閣待制試進士舉省試殿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焞熇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塤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熺語遂擢張孝祥第一而降塤居第三至是脩撰實録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加秦熺少

傳封嘉國公○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於昭欽州秦檜疑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講解譏己而興祖嘗為序安行為鏤板至是毀之而加罪於二人竄通判武岡軍方疇知雷州王趯於永辰州疇通書于胡銓趯求内徙李光也西遼主伊立卒遺命其妹博克碩寛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太后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煜於化州武岡軍長卿舊與李光啟議和議又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

寧令漢社稷變作彝乾坤之句故皆編管夏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也秋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寺獄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譏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卒（檜為相屛）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羣小媚檜無所不至吕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其子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猶遣子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夜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嚞右正言張扶謀請己為相帝不聽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歡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

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之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臺諫識之者曰老秦筆也察伺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自其專相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率自冗散以拔之或自言官承旨彈擊輒以政府報馬然甫入即出惟深德王次翁故歷四年而始去之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

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於遠州竄莫汲等九人於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金主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沙流河金主親迎之且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不安后親扶起叱約杖者退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産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既至燕居于壽康宮金主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

○以士儴為嗣濮王令詪為安定郡王嗣濮王安定郡王自令應士㒟卒後秦檜不與繼封凡十餘年至是始復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於郴州胡銓於衡州名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符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子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詪讓封於其兄令衿詔從之○金以蕭玉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参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於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卨為

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六月以程克俊叅知政事○淵聖皇帝崩於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叅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於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起判洪州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

敢以居喪為嫌遑有星變求直言浚護喪還蜀行至江陵聞之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於金疏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怒言於帝曰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衆莫不笑其妄卨復諷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為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搖動遠方遂復安置永州

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於燕之大房山

丁丑 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

四川制置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 振再治蜀甚有

惠政士民思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月金初鑄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旦也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伯雄金主使實達爾東勝家保養其次子舒蘇鄂博至是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爾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繼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敎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

聊以自娛書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爾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賍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

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

道夫將還辭于金主金主使宣徽使敬嗣暉謂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民皆即發還我民有叛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

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為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不以為然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初金主召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錫錫入便殿侍坐金主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美艷蜀之花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爾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欽等對曰不過淮上爾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

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張仲軻馬欽梁玳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進其意而先導之金主信其說以通為謀主遂遣使籍其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許也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輵為嗣濮王○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冬十月金營宮室於汴京金主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禮部侍郎黄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

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緣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二月金造戰艦於通州將南侵也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於諸道金主決意南侵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方建宮室于汴修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道夫自使

金還累奏敵有窺江淮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以王綸為金國奉表稱謝使帝疑金主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之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陳誠之罷○沈該免貪冒也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復以令詪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於諸路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疋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

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

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也

庚辰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進封建王更名瑋時建安恩平二王並在禁中名號未正中外籍籍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以為憂援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

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 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寺名始號定 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師舟師平之旺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帥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文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爾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必敗帝大喜而擢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厄帝憮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

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于諸州徐度如金賀生辰也

三十一年辛巳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

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强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還都汴京命尚書右丞李通諭徐度曰朕昔從梁王于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將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度還言之

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金主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金主謂全曰

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知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陳康伯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因建四策一增荆南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恃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粮以固內地帝多從之及聞王全言乃詔以其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時宿將無在者唯劉錡在荆南因召之又以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

六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師師屯揚州

（ ）金西北路契丹伊喇斡罕反 初金主徵兵伐宋使牌印素赫如西北路

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纍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敢言復與牌印耶律娜等督起西北路兵契丹闔男子當盡起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使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哲及素赫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華善為招討使山後四羣收山前諸羣收皆應之咸平府穆琨爪哩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薩巴其勢益張金主使布薩呼圖克等討之薩巴雖方強然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薩巴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斡罕兵宮陳家殺薩巴執老華善等斡罕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擁衆

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伊剌札巴等招之札巴等見斡罕以烏祿意諭之斡罕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巴曰我知招降爾其他豈能必哉札巴見斡罕兵衆强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强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恃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使鉅成者言昔古新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斡罕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圜之衆至五萬

金主遷都於汴

二月癸亥金主發燕京六月癸亥備法駕入汴所過麥野皆空

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帝遣嘉賀金主還都金主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秋

七月金大括𩧢馬於諸路大括𩧢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絶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粮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𩧢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𩧢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内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金主輒杖而黜其官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内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

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

師內視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蜀閩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人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

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漣水軍及海州

宿遷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之即開門以降勝擊殺州兵千餘而

執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雖知金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勝復帥所部千餘攻沂州入其城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其器甲數萬

以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〇金主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

太后聞金主意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呼都克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

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呼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謂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金主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里布等三人遂召呼圖克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勛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

九月金主大舉南侵

金主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軍置總管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樞密使璸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富勒琿副之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正嘉副之由海

道徑趣臨安太原尹劉蕚為漢南道行臺兵馬都統制進自𥂊州以瞰荆襄河中尹圖克坦哈沙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庚寅金主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甲午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鼔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圖克坦哈沙侵黃牛堡吴璘敗之復秦隴洮州

圖克坦哈沙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吴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太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坪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畧以援黄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彦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别將彭青王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

博州高平人王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主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偏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都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馮轂赴行在奏事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

金人引去賓遂及魏勝敗金舟師於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

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救鎮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附勝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守滕𤸎告急于勝勝提兵救之陳于山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

金主渡淮廣勝眺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覘敵至海州具知其狀而寶方帥舟師由海道拒敵于膠西公佐遣人報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勵士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寶與勝俱至膠西之石島與敵舟師遇敵舟次于唐島僅隔一山初金主命海艦擣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裝者相告語王師至即背之及寶入島中遣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舟艤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之其舟以赤油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斬其水軍副都統制鄭家努等於是獲敵艦無算寶還東海

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師師次於淮陰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

没者鑿沉其舟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乙巳錡次于淮陰金人立曹國公烏禄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赫嚕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路總管默音東京穆琨金珠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禄許王鄂爾多之子而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静明達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穆里延家圖淮北諸王烏禄聞而憂懼會故吏魯沁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凡弟矣烏禄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錫錫勸烏禄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禄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禄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禄初封葛王劉錡將王權之師潰於昭關錡師師還

揚州金主亮遂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引兵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入廬州權自昭關退守和州

金蕭琦入滁州○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金圖克坦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

（）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存中即沂中也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金主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都督賓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富勒琿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林阿薩爾二人率舟師先濟温都散拉馬欽實納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遇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鄂博庫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

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

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屯蕪湖○劉錡使員琦禦金人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屯瓜州時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

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虢州○十月

名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乗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乗小舟徑進焉名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金人侵瓜州劉汜禦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建康葉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州劉汜以克敵弓射却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强之汜請出戰劉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李横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横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媟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於東采石金主亮遂趨

揚州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

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
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
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
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
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斂殺之允文犒將士曰敵今
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盛
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
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
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
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
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
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
可惜也癸未金主至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摩多護神
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者
皆殺之因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
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宋遺人焚燬汴京宮室及沿

邊買馬誘中原人令興師問罪義在弔民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欲以招誘宋人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鄂爾多為帝廟曰睿宗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師師還鎮江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州口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苗定駐下蜀援之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

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

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討使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珙為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泰州○金人弒其主亮於瓜州

庚寅金主至瓜州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勒琿富勒琿亡者殺其穆琨穆琨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

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鵶鶻船及運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葉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乙未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吾兵也近侍局副使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鄂爾多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金主在位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鶩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鶩一鵝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鵝者或以轍

衮霞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貴大臣使進直言而直諫者輒死比昵羣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官嘗置黃金裀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必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欲為君則弒君欲伐鄰則殺母欲奪人妻則使人殺其夫三綱絕矣復何他論哉

金都督府遣使來輸平耶律元宜既弒金主乃退屯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

十二月楊春復廬州○以李寶為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萼自荆襄師師北去○咎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

○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建康府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劉錡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金主雍聞金主亮死遂入燕京帝次於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壬申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

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歸宋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以楊存中為江淮荊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御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

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瘞欽宗重於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又曰朕甞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毋緘默以自便也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不可公餘輙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閲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畧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

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放蕭玉敬嗣暉許霖等於田里誅特默格及其妻高氏討輔金主亮為虐者也閏月祔欽宗主於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楊椿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於臨安斬之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判官棄疾獻議慷慨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

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顔代之遣子挺節置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禽其千戶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趣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阻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来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鋭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兩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

洪邁如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

已絶宜正名晝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吳璘使姚仲等復河原會熙州永安鎮戎軍○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師師救郤之○金追廢故主亮為海陵郡王諡曰煬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初金主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衛從以共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扈蹕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金立楚王允恭為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珙主管侍衛步軍司金主初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且聞太行忠義多欲挈地歸宋金人懼乃議和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擣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晉詔罷兵乃止罷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為秀王母張氏為王夫人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為王夫人

朱倬罷帝還自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

帝遜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處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

人吾無憾矣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用也

秋七月吳挺復肇州○名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為宣撫使浚見

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詔汪澈視師湖北京西○劉珙如金告即位也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趙樽復光州○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

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金完顏思敬獲伊喇斡罕斬之斡罕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默音討之遇于長濼斡罕大敗牽衆西走默音復追敗于霧鬆河金主復以布薩忠義為右副元帥代默音經畧契丹忠義至軍斡罕時居花道尚有衆八萬忠義及赫舍哩志寧追之至諾爾嶺西陷泉大敗之斡罕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斡罕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于中都斬之其黨悉平唯札巴不服頗為邊患金人甚苦之冬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以察世傑侵德順軍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

單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以拒之

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於汴京赫舍哩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次於睢陽

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置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駐軍睢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

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